

传统独脚戏 选集

中国曲艺出版社

传统独脚戏选集

中国曲艺家协会上海分会编

中国曲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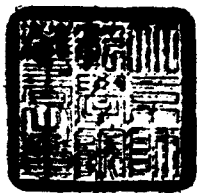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8059

1038059



内 容 提 要

独脚戏的艺术特点是以笑作为手段,说、学、做、唱与相声类似,表演性较强。

本书共收入上海著名滑稽演员姚慕双、周柏春、杨华生、袁一灵、笑嘻嘻等表演的二十八个传统段子,多为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如《七十二家房客》、《阿福上生意》、《宁波〈空城计〉》、《滑稽广东戏》、《学英语》、《白相大世界》等,内容丰富,有揭露旧社会的黑暗腐朽、反映劳动人民愿望的;有讽刺嘲笑丑恶社会、丑恶现象的;也有一些含有知识性、趣味性的段子。语言幽默,趣味横生。

作品中的方言附有注解。

传统独脚戏选集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字数199,000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9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4,000册

书号10227·060

定价0.95元

前 言

独脚戏约在一九二〇年诞生于上海，流行于上海、江苏、浙江一带。主要受卖梨膏糖的“小热昏”和文明戏的影响而形成。如今大多由两人演出，也有三人、四人的。早期则由一人单独演出，说笑话，讲故事，学方言，唱戏曲……故称独脚戏。由于独脚戏逗人发笑，因此观众也称它为“滑稽”；现在的滑稽戏即由独脚戏演变发展而来。

独脚戏以笑作为艺术手段，通常运用夸张、误会、巧合、对比、诡辩、差错、拉扯、偷换、谐音、拼凑、重复、双关等手法。有时也借助木鱼、三巧板之类的小道具，或者作一些象征性的化妆，以加强演出效果。表演上有“说”、“学”、“做”、“唱”四种形式。本书中以“说”为主的段子有《风吹不动》、《吃看》、《清和桥》、《逼煞》、《跑龙套》；以“学”为主的有《学英语》；以“做”为主的有《自做聪明》、《阿福上生意》、《剃头》、《调查户口》、《狼狽为奸》。但也有的段子两者并重或三者间杂，以至说、学、做、唱四字皆全的，如《广东上海话》、《两个石头人》、《说话》等篇，都是“说”中有“做”；《七十二家房客》、《新老法结婚》是“说”中有“学”有“做”；《各种小贩叫卖》、《滑稽投军别窑》、是“学”中有“做”；《白相大世界》、《各派越剧》是“学”中有“做”有“唱”；《张飞闯帐》、《借红灯》、《滑稽广东戏》，是“做”中有“学”有“唱”；《宁波空城计》、《羊上树》则是“唱”中有“说”有“学”有“做”。总的说来，几乎每个小段子多少都渗透了“做”的成分。即使以“说”为主的段子，也往往要起角色。这就使独脚戏往往由于内容的戏剧性而产生强烈的表演性，在许多曲种中标新立异，独树一帜。

本书共收二十六个传统独脚戏，很多是讽刺性段子。其中有暴露旧社会腐朽制度与反动本质的；有批判自以为是、男尊女卑的；有抨击旧式婚仪的；有嘲笑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的；有鞭挞见钱眼开、寡廉鲜耻的；有讽刺不懂装懂、信口开河的；也有一些知识性、趣味性较强，能给予人们娱乐和启迪的，等等。这些段子经过加工整理，内容健康，加强了艺术性。

独脚戏艺术特色之一——方言，是演员用来区别人物，招致笑料的法宝，但反映到文字上十分困难。假定本书都用普通话，势必使读者减少兴味。现作如下安排：一，可以不用方言的段子，一律用普通话；二，如果起角色需用方言，而不用会使人物形象减色和缺少“噱头”的，就用方言，但也只用上海话谐音借代，一一作注；三，演员在叙述段子内容时说上海话，不过仍写普通话，只有在非写上海土话不足以表达准确词意时才用。

目前，很多独脚戏段子仍在舞台上演出，有其积极意义和良好的社会效果。鉴于好多艺人年事已高，对这些宝贵财富应该及时抢救，我们把这些段子编选成集，尺度放宽，只取其一点特色，并不求全，除提供演唱材料外，也希冀它流传于世，便于写作时的借鉴并探索创新与继承的关系。为了尽量多收些未发表过的段子，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独脚戏选》和一些曲艺丛书中已收的传统作品，略选一二而已。凡内容相近的篇目，都适当地编次，以便查检。

本书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曲艺家协会上海分会

V113 6/02

目 次

前 言	中国曲艺家协会上海分会	1
调查户口	笑嘻嘻 整理	1
狼狈为奸	周柏春 改编	15
七十二家房客	周柏春 张双勤 改编	24
阿福上生意	笑嘻嘻 整理	45
自作聪明	王双庆 张双勤 改编	60
清和桥	袁一灵 徐维新 整理	72
新老法结婚	姚慕双 周柏春	78
羊上树	袁一灵 吴双艺 整理	89
两个石头人	笑嘻嘻 整理	99
逼 煞	徐维新 整理	107
跑龙套	杨华生	115
剃 头	笑嘻嘻 整理	122
汉 朝	周柏春 张双勤 整理	132
戏 迷	方艳华 郭明敏 改编	141
白相大世界	张双勤 整理	150
各派越剧	方艳华 郭明敏 改编	165
借红灯	杨华生	175
滑稽广东戏	袁一灵 徐维新 整理	185

宁波《空城计》.....	杨华生	整理	196
滑稽《投军别窑》.....	童双春	整理	205
张飞闯帐	邓笑灵	整理	213
武松打虎	文彬彬 沈如春	整理	219
学英语.....	姚慕双 周柏春		230
广东上海话	姚慕双	整理	237
风吹不动	周柏春 王双庆	改编	246
说 话.....	张双勤	整理	256
小贩叫卖	筱咪咪 王双庆	整理	267
吃 看	刘福生 梁定东	整理	276

调 查 户 口

笑嘻嘻 整理

- 甲 (说山东话)喂,开门,开门!
- 乙 (打鼾)呼呼……
- 甲 开开门!(敲门)开门!
- 乙 (说上海话)好象有人碰门,唉,半夜三更的。外面啥人?
- 甲 外面是我!
- 乙 里面是我!
- 甲 我又没有问你,快起来开门!
- 乙 你是谁呀?
- 甲 我警察。
- 乙 你寻把尺?我此地没有尺的。
- 甲 你讲什么?开门!
- 乙 你来做啥?
- 甲 调查户口。
- 乙 啊?调匹府绸?我此地没有府绸的。喂,你啥地方来的?
- 甲 警察局来的。
- 乙 绸缎局来的?对你讲不要府绸!
- 甲 你搅什么东西!我是警察局来的,调查户口!听见吗?他奶奶!
- 乙 喔,调查户口。哎,今朝太迟了,明天来吧。

甲 由你作主？快起来！（敲门）开门！

乙 人家都睡了，还来调查户口。那末你进来呀！

甲 你门没有开，叫我怎么进来？

乙 对对，那你自己把门闩拔一拔进来好了。

甲 要死了！我在外面，门闩在里面，叫我怎样开？

乙 唉！这都怪木匠，造房子的时候把门闩造在外面多少好。

甲 门闩装在外面变牢房了，快起来！

乙 连夜里都没有好好地睡！谢谢你警察先生，明天日里来好吗？

甲 我白天没空，我是夜班。快开门！（敲门）

乙 来了！噢，我件棉袄呢？哪能一件棉袄忽然不见了？喂，警察先生，我件棉袄你看见吗？

甲 放屁！你的东西怎么问我的？

乙 噢，你是警察呀！

甲 怎么，我们警察会要你的东西吗？

乙 那是不要客气了。我是做小生意卖梨膏糖的，我的糖常常被你们警察拿去吃掉的。有一次，我要他付钱，他就讲我妨碍交通，连一只梨膏糖箱子一起被他拿走了，等我去赎出来，箱子里的糖全被你们警察吃光了。

甲 我只有吃到一块。

乙 不是吗？你也吃到的。

甲 （发觉失言）我吃的糖是别人的，不是你的。

乙 那我的棉袄呢？我向你报告失窃。

甲 我不管的，你自己到局里去报告。

乙 噢，不要报告了，找着了！

甲 在哪里？

乙 穿在身上。

甲 搅七搅八的，快开门！
乙 哦，来了。喂！（开后门）你进来呀！
甲 你门没有开，叫我怎么进来？
乙 我门不是开了？你人在哪里？
甲 我人在这里，前门！
乙 啊呀！我开的是后门呀，怪不得看不到你。
甲 你这个家伙，怎么搞的，我叫前门你开后门有屁用，快点开门！
乙 对不起，对不起。（开前门）害你等了半日。
甲 算我倒霉，碰到你，他奶奶！
乙 我碰到你，不见得交运。
甲 喂！把电灯开亮。
乙 对不起，灯开不亮了。
甲 坏了？
乙 不是灯坏，是二房东不好，把电线剪断。
甲 岂有此理，二房东为啥剪你电线？
乙 欠了房钱呀！
甲 就是欠房钱，也用不着剪电线！
乙 五点钟通知缴费，六点钟就来剪电线。
甲 为啥不付钱？
乙 付是想付的，卖糖生意清，赚下来的钱去轧户口米吃还不够，哪里有钱去付房钱。
甲 谁管你这些。那我看不见怎么办？
乙 不要紧，房钱你替我去付一付，电灯就好开了。
甲 我调查户口来给你付房钱？喂，蜡烛有吗？
乙 蜡烛有的，你自来火有吗？（去拿蜡烛）
甲 唉！调查户口还要贴自来火！（摸出自来火）

乙 喔，蜡烛没有了。

甲 怎么？一会儿蜡烛又没有了？

乙 半根蜡烛被我小毛炒蛋炒饭吃掉了。

甲 蜡烛炒蛋炒饭吃？

乙 我有个儿子叫小毛，一直想吃蛋炒饭，毛病都想出来了。我实在太穷，没有办法，拿蜡烛油炒淡饭就算蛋炒饭，所以蜡烛吃掉了。

甲 味道怎么样？

乙 我们小毛吃不进去，你要吃吗？

甲 我受不了！哎，看不见怎么办？

乙 我有办法，把窗门打开，让路灯光照进来。（开窗）

甲 嗯，马马虎虎。（翻开小簿子，拿出钢笔）

乙 （睡着打鼾）

甲 （自言自语）算我倒霉，碰到你！（发觉已睡着，发怒）好极了，睡着了！（大声地）喂！

乙 喔唷，采采①！谢谢你，不要开玩笑，人家刚睡着。

甲 他奶奶！你这个家伙倒真有本事，站着怎么能睡得着？

乙 卖了三日三夜梨膏糖，一块也没有卖掉，你不许我打瞌睡，还要来搅。快些问吧，慢了我又要睡着了。

甲 喂，当家的在不在？

乙 当家的不在此地。

甲 在什么地方？快叫他来！

乙 你是叫静安寺当家，还是叫城隍庙当家？

甲 叫和尚来干啥？

乙 你自己讲“当家的在不在”。

① 采采——大人学小孩的语气，吓了一跳的意思。

甲 我不是叫和尚,我是叫此地的当家的。
乙 我就是。
甲 你就是? 好吧,我问你,姓什么?
乙 问啥人?
甲 当然问你!
乙 辛梅友。
甲 你怎么没有姓?
乙 有的。
甲 姓什么?
乙 辛呀!
甲 喂! 我问你姓呀!
乙 对的,辛呀!
甲 喂! 你赵、钱、孙、李的姓懂吗?
乙 懂的。
甲 那末你姓什么?
乙 喏,辛呀!
甲 (发怒)他奶奶的,我问你你不说,老子揍死你!(举手欲打)
乙 噢,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 我姓辛。
甲 哦,搅了半天,你姓“辛”,有这种姓的?
乙 可以姓吗?
甲 当然可以。叫什么名字?
乙 梅友。
甲 喂! 我讲的话你懂吗?
乙 我懂的,你在问我名字。
甲 懂就好了,叫什么名字?
乙 梅友。

甲 怎么，一个人会没有名字，为什么没有名字？

乙 有的，名字哪能好没有呢？

甲 叫什么？

乙 梅友！

甲 （发火）他奶奶，（拉乙胸部）局里去，关起来！你跟我开玩笑。

乙 咦，做啥？我又没有犯法。啥人吃饱了饭有空跟你开玩笑。

甲 为什么问你名字有吗，你说有的，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又说没有？

乙 警察先生，你讲道理吗？你问我，我是在回答你呀！

甲 你再不老老实实说，我要揍你了，叫什么名字？说！

乙 梅友。

甲 他奶奶！和你客气你不懂！警察局去，罚你二千元！

乙 啥事情？

甲 名字到底有吗？

乙 有的。

甲 叫什么？

乙 梅友！

甲 走！走！你还是没有？

乙 你打死我，我还是梅友！难道名字叫梅——友不可以的吗？

甲 噢，原来你的名字就叫梅友。

乙 我姓辛，名字叫梅友，一道讲起来叫辛——梅——友。

甲 世界上有这种名字，倒没有碰到过！

乙 今朝让你碰到了。

甲 “辛”是什么姓，怎么写？

乙 是丧良心的“心”(辛)。

甲 “梅”是什么梅?

乙 梅是触霉头的“霉”(梅)。

甲 “友”是什么友?

乙 是揩油的“油”(友)。

甲 你这是什么名字? 乱七八糟的, 揩油! 触霉头! 丧良心!

乙 我这个名字是很有意思的, 一个人不要丧良心! 你要揩油, 将来一定要触霉头!

甲 去你的! 我问你的姓怎么写的?

乙 我这个姓写起来, 你听好, 一点, 一划——

甲 哦! 一点一点一划, 再说下去。(记在本子上)

乙 再一点。

甲 再一点。

乙 还有一点。

甲 喂! 你这个半吊子, 我一点已经点在当中了, 还有一点没有地方点了, 你为什么两不点一起讲?

乙 我两点一起讲, 你来不及写的。“啊咦哇”!

甲 什么“啊咦哇”?

乙 我说: 还有一划, 你听错了, 变“啊咦哇”了——再一划一竖。

甲 哦! 辛苦的辛。梅是什么梅?

乙 木头边旁。

甲 哦! 梅花的梅。友是什么友? 是不是朋友的友?

乙 对了! 不是辛——梅——友吗?

甲 你今年几岁了?

乙 你上个月不是已经来调查过啦? 记性怎么这样不好!

甲 这许多人家, 我怎么记得牢? 说! 几岁?

乙 比旧年大一岁。

甲 嗯！去年几岁？

乙 旧年比今年小一岁。

甲 到底几岁？

乙 到底末三十六七岁。

甲 要末三十六，要末三十七，怎么有三十六七岁？

乙 警察先生，我是三十六七岁呀。因为今朝是阴历大年夜，还没有过年，只能算三十六岁。

甲 那就算三十六岁。

乙 不对的，阳历已经过年了，应该算三十七岁。

甲 那末算三十七岁，照阳历算。

乙 不可以的，照阳历算，阴历要动气的。

甲 那末照阴历算，三十六岁！

乙 阳历要不答应的。

甲 那怎么办？照阳历算吧，阴历要生气；照阴历算吧，阳历要不答应。那末算几岁呢？

乙 不要紧，不照阳历也不照阴历，三十六岁半，下面加一句：大家不吃亏。

甲 噯！你这个法子好，三十六岁半，下面加一句：大家不吃亏。什么地方人呀？

乙 东扬宁。

甲 啊！你是东洋人，不是中国人？

乙 啥人讲不是中国人！

甲 既然是中国人，怎么又是东洋人？

乙 我是中国东扬宁。

甲 怎么是中国东洋人？

乙 喏，我的妈妈是苏州东山人。

甲 那就算东山人。

乙 我爸爸是扬州人。

甲 那就算扬州人。

乙 我爸爸妈妈生我时候在宁波，我自己是宁波人。

甲 那末算你是宁波人。

乙 我的爸爸妈妈不要动气的？我哪能好算宁波人呢？

甲 你既不能算东山人，又不能算扬州人，也不能算宁波人，到底算什么地方人呢？

乙 四面都照顾到，三个地方放在一起，东山、扬州、宁波，叫东扬宁。

甲 下面还要加一个人！

乙 东扬宁人。

甲 对了。那你家里几个人？

乙 先生，你问得这样清爽做啥？是不是叫我们去选举参议员？上次他们每人拿着一条毛巾。

甲 我也拿到半打毛巾。今天不是叫你去选举参议员。

乙 哦，选举国大代表，每人好拿两块肥皂，对吗？

甲 也不对。

乙 我，我想着了，政府看见我们这些老百姓实在穷得苦死了，来发户口米了，对吗？

甲 嘿！（对乙看看，冷笑）你真聪明，怎么会给你想到的？

乙 今朝大年夜我们穷人米缸里都没有米，所以脑子里独想户口米。

甲 对的，给你想到了，政府知道你们老百姓可怜，每人发一斗户口米，有一个算一个。

乙 哈哈，真会给我想着的。警察先生，我家里人很多，请你用笔记一记。

甲 你说，我跟你记。

乙 一个是我自己，马上记下去。

甲 嗯，辛梅友。（记下）

乙 一个是我女人，喏，（指内）在床上睡着。

甲 （看了一下）对，辛梅友妻。（记下）

乙 一个是我儿子叫小毛，也睡着了。（指内）

甲 嗯，就是想吃蛋炒饭的小家伙。（看了一下，记下）

乙 还有小毛的爷。

甲 （觉得有些不对）小毛还有爹？

乙 小毛没有爷，他啥地方来呢？

甲 嗯。（记下）你说。

乙 还有小毛的娘。

甲 小毛的妈。（记下）

乙 还有我家主婆^①的男人。

甲 嗯，家主婆的男人。（记下）

乙 我爷的儿子。

甲 嗯，爹的儿子。（记下）

乙 还有我丈人的女婿。

甲 丈人的女婿。（记下）

乙 （越讲越快）我娘舅的外甥。

甲 嗯！（来不及记了）

乙 （再快）我兄弟的阿哥。

甲 嗯，兄弟……

乙 （再快）还有我儿子娘的男人。

甲 慢慢！嗯！（手忙脚乱）

① 家主婆——妻子。